

看世界

□ 江子扬

说说“开源”

在如今的“码农”圈子里，言必称“开源”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但凡能在开源平台贡献度排行榜上“露脸”的程序员，莫不是业界“大神”级的存在。

开源究竟指什么？它又是怎样诞生的？

开源与闭源

故事还要从1998年说起。

当时，一家致力于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非营利性智库 Foresight Institute 认为，在未来，计算机安全至关重要，软件安全是计算机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不过，依靠惯用的做法确保安全会越来越难。因为，在程序员社区之外，人们对编程的兴趣正在狂热地增长，尤其是很多“野路子”出身的程序员，不仅技术极其过硬，而且思维天马行空，让人防不胜防。如果能让他们也加入自己的项目，化敌为友，那该有多好。

很快，机会来了。1998年2月3日，网景浏览器代码发布的次日，托德·安德森、克里斯汀·彼得森、乔恩·霍尔等7位行业巨头，聚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托举行的战略会议上，一同探讨如何借世人对网景的关注，推动软件的开放式开发。

开源，由此产生。

开源的概念与“闭源”相对应，全称是开放源代码。以前的软件大多是“闭源”的，也就是关闭源代码。闭源软件的特点是只有系统开发商掌握着修改源代码的权力。如果用户感觉软件体验不好，要么将感受反馈给系统开发商，期望

对方着手改进；要么只能弃用。而开源不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并修改软件的源代码，甚至重新开发，当然得在版权限制范围之内。

这也是业界纷纷感慨开源改变商业逻辑的原因所在。在开源的世界里，开发者与使用者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每个人都可以是开发者、改进者，当然，也可以是创新的参与者。

付费与免费

对于开源这样一种伟大的模式创新，自由软件基金会创立者理查德·马修·斯托曼给出过这样一个界定，“Free is not free”，直译过来就是“自由不是免费”。

这就很反直觉了，源代码明明是免费的呀？

想象一下，如果你希望真正理解一款开源产品，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它——免费使用。不过，一旦你真正成为深度使用者，就很有可能发现这个开源项目中的缺失，比如一些功能设置不合理，不能满足特定需求等。此时，会编程的用户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贡献自己的代码，补足缺失。由此，一个项目的螺旋升级就完成了。

从商业逻辑来看，用户确实是进行了支付了。只不过，其支付手段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才智。以创意回馈创意，用知识完善知识，用知识来“付费”。那么，理想的开源状态是什么样？

首先，要有开放的源代码。在这一点上，国内大部分参与开源项目的程序员和科技公司都做到了。不过，这只是开源的第一步。

其次，要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任何一个好的开源项目，都应该有一个新手入门手册。毕竟，扫一眼代码秒懂一切的“大神”数量有限，更多程序员或者爱好者还得琢

磨一阵。如果从获客角度来理解开源，把所有人都当成“小白”显然更好。

最后，要有活跃的社区。开源平台最大的功用其实是社群，一群具有同样兴趣和专业能力的人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交流心得，在头脑风暴中实现共同提升。

换句话说，“Free is not free”中的第一个“free”，指的是所有相关人员，包括开发者、测试者、贡献者、用户等，所有人皆可以自由使用、自由交流以及自由离开。

当一个项目足够成熟，有了变成产品的可能性，开源的社区属性就更加重要了。程序员都熟悉两个词，一个叫 Alpha Version，即内测版，一个叫 Beta Version，即公测版。普通用户收到的软件测试版提示，通常都是公测版，也就是通过发动更多用户共同使用发现问题，进而为下一步改进提供方向。至于内测版，在闭源的逻辑里，只是一小撮程序员小圈子里的游戏。进入开源时代，当年的内测版一举变成了广义上的公测版，这样的测试效率显然更高。很多时候，帮助测试的“用户”甚至连解决方案都直接提供了。

更进一步说，正因为开源平台本身就是社群，长时间积累下来，总会形成自己的生态体系，包括开发者、首席技术官、架构师乃至科技投资人等。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几乎就等于一个现成的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开源社区测试，相当于项目时刻处于高强度的路演中。

宏观与微观

开源项目发展至此，开始步入最有争议的阶段。

有人说，对于行业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但对于程序员来说，是最差的时代。

从闭源反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矛盾的症结所在。

最典型的闭源就是专利保护制度。其核心在于“确权+授权”：一个产品是A开发的，A拥有知识产权，别人要用，需要A的授权，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付费给A。A获得了金钱回报，就能享受更好的生活，并且有更大的动力继续创新。别人看到A生活优渥，也想像A一样，于是也努力创新。就这样，闭源创新借着金钱的东风像水波一样扩散出去，形成溢出效应。

不过，这套逻辑在开源时代很难成立。因为开源讲究的是共享，而不是买卖，自然很难产生直观的经济收益。如果一定要和金钱扯上关系的话，还得绕个大弯。比如，通过开源项目增长了见识、磨练了技术，逐步成长为行业顶尖人才，而后自主创业建立科技公司或是开发出成功的闭源产品变现。这条路有多曲折，成功率有多低，不难想象。

其背后的逻辑是，开源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中观层面的行业腾飞上，至于微观层面的个人，除非贡献度极高，否则是很难获得金钱回报的。这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火旺了，夜自然也就不那么凉了。

应该说，开源能够从一个小众的概念发展到今天，共享精神、奉献精神功不可没。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是否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把蛋糕做大是好事，但再大的蛋糕如果吃不到嘴里，个人的创新积极性也难免会受挫。

在平台经济时代，商业逻辑的表现形式越发多样，个体是一个层面，整体是另一个层面；真金白银是一个层面，内化于心的成就是另一个层面。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让更热爱现实生活与更看重个人体验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也许是开源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

印象

□ 白连艳

时光荏苒 艺术永恒

特别恰科夫画廊，又称国立特别恰科夫美术馆，坐落于莫斯科河畔的拉夫鲁申斯基巷10号，是一座以集中收藏俄罗斯艺术家作品为宗旨的民族主义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馆藏最丰富的国家博物馆之一。

它建立在19世纪莫斯科商人特别恰科夫私人收藏的基础上，建筑核心部分是特别恰科夫家族在1851年购买的房产，所在街区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历史风貌。

就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清幽处，特别恰科夫画廊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展示着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美术收藏。

19世纪后半叶，社会变革的风暴席卷了俄国。社会的大不幸使得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出来，给彼时的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发人深省的素材。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叩问，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这

也是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俄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涌现出了众多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文化巨人”。

特别恰科夫画廊便诞生于那个俄罗斯文艺群星璀璨的年代。

1832年12月，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恰科夫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在他出生及成长的年代，莫斯科的公众文化生活还没有觉醒，艺术只是贵族的“特权”，带有宗教性质的演出以及西方化的文艺沙龙主宰了整个文艺圈。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特别恰科夫对此很是不满。他热爱家乡，熟悉莫斯科的每条街道和小巷，还结识了一批和他一样具有进步意识、渴望艺术熏陶的朋友。正是伴随着这样一种复杂而深切的情感，特别恰科夫一直致力于家乡经济、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发展。

特别恰科夫的日记记录了这位收藏家的成长过程。19世纪中期，特别恰科夫与一位大收藏家相识，并在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后产生了收藏绘画的想法。在这之前，他已经零星地购买了几幅国内外画家的油画、版画作品。1856年，他正式收藏了俄罗斯两位画家

的作品，分别为胡佳科夫的《与芬兰走私者的冲突》和希德尔的《诱惑》，这一年也因此被认定为特别恰科夫画廊诞生的年份。

特别恰科夫收集绘画作品并非为了牟利，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收藏爱好，而是将其看作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十分必要的事业。正是基于这个愿望，他逐渐明确了收藏的方向：注重俄罗斯本民族的艺术，收藏具有独立发展进程的俄罗斯绘画。更神奇的是，特别恰科夫本人并没有受过特别专业的训练，只是凭自己的爱好与直觉进行收藏，但事实证明，他的艺术敏感性极高，几乎可以说是个“天生的收藏家”。后来许多闻名于世的画家，如彼罗夫、列维坦、谢洛夫等，最初都是被特别恰科夫的慧眼发掘的。

特别恰科夫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对肖像画的定制与收藏。特别恰科夫敏锐地把握住了“与文化大师共存于一个时代”的契机，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创建文化名人肖像画廊。为此，他不仅向当代画家订购俄罗斯作家、音乐家以及艺术和学术领域各种名人的肖像，还收集了大量前人的作品。也正得益于此，特别恰科夫的肖像画收藏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最终使得俄罗斯文化中的众多先锋人物，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等人

的形象保存至今。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鲁宾斯坦、穆索尔斯基3位俄罗斯文艺界巨匠先后去世，莫斯科的文化生活突然陷入一片黯淡。也是在这一年，特别恰科夫决定向公众开放自己的画廊。任何人，不分种族与地位，都可以免费来这里参观。这种公益性的举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1892年，特别恰科夫将其个人的全部藏品，连同他弟弟谢尔盖遗留下来的少部分欧洲经典藏画一起捐给了莫斯科市。这批藏品包括俄罗斯艺术家的1287幅绘画、518幅素描和9件雕塑，以及欧洲艺术家的75幅绘画和8幅素描，为特别恰科夫美术馆奠定了重要的馆藏基础。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特别恰科夫常常一个人在画廊的各个大厅里踱步，时而凝神伫立于某幅画前静静地欣赏，正如列宾在1901年绘制的《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恰科夫肖像》中描绘的那样。或许，对他而言，画廊是有生命的，能让他回想起那些已然流逝的岁月以及那些让他一直挂念的老朋友们。

今天，人们看到的特别恰科夫画廊主楼的外观，是根据特别恰科夫喜爱的艺术家维克多·瓦斯涅佐夫的方案，于1902年至1904年间新建的。这一方案从设计之初就以俄罗斯民族建筑风格为定位。从红、白相衬的建筑色彩到颇具传统意味的浅浮雕，从门窗上部尖拱造型的设计到几何纹样组合、方块石堆叠等装饰手法，无不具有俄罗斯民族建筑的典型

特征。截至目前，画廊共收藏了超过20万件展品，而且展品数量仍在逐年增加。

为吸引年轻人前来参观，最近几年，特别恰科夫画廊还在线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利用社交媒体与年轻的艺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其于官方网站上推出的“在线画廊”向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开放，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我的特别恰科夫”这个线上项目探索博物馆。据统计，目前有超过1.3万名注册用户通过这一渠道研究俄罗斯艺术。

历史带着沧桑走来，时代于无声中前进。站在人面前的特别恰科夫画廊，不仅是俄罗斯文学艺术黄金时代的见证者，也是丰厚文化积淀与人类智慧的记录者。在沉静而平和的氛围中，参观者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段凝固的时光，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过往的气息。记忆中的苦难与希望、对人生的感悟与眷恋、对生活的思索与热忱，站在巨匠的身边凝视今天的生活，对每一位参观者来说都是珍贵的体验。或许，这就是艺术独有的魅力。